

## 物是人非 音犹在

◎一凡爷

徐竟时老师是我在老年大学二胡班学习时的授课老师,他是一位离休干部、一位德艺双馨的民乐界老前辈。他的祭日将至,看着他生前赠送我的多样物件,“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的伤感又上心头。

每次我练习二胡时,就会想起徐老师。我用的那支湘妃竹、白马尾做的加长弓就是他送我的,制作精良、用起来得心应手。彼时,徐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百日笛子千日箫,一把胡琴拉断腰”,学习二胡不是易事,你一定要勤学苦练。”他现身说法,说自己拉了几十年的二胡,不知拉坏了多少支弓,才有点成绩。徐老师多次用《铁杵磨成针》《纪昌学射》等故事鼓励我:不要为年龄所困、不要因困难退缩,“艺海无边苦作舟”,只要不怕苦、能吃苦,苦练之后定有回报。“苦练”二字一直激励我在爱乐路上不断前行。

徐老师经常鼓励我要“多读”:抓紧时间多多读书、读多种多样的书,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他送我的《蒋风之二胡演奏艺术》时,叮嘱我要向老一辈的艺术家学习,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他送我的《二胡重奏练习曲》,使我拓宽了眼界、增添了新知,我在长青二胡队内尝试排练二胡重奏曲目,获益良多。他还送我一本《越剧入门与鉴赏》,告诉我二胡可以为戏曲伴奏,多学点戏曲的有关知识,让二胡有更多的用武之地。我知道,徐老师还拉得一手好京胡,经常为京剧演出伴奏。从这以后,我就开始练习越剧曲调,渐有长进,还参加“小板凳”越剧队的排练和演出,担任伴奏,乐在其中。徐老师还特地赠送我《中国传统乐队形态演变史纲》,是中华国乐经典文献库丛书之一。在扉页上徐老师亲笔题词“为振兴民乐鼓与呼”。当年创建南通民乐社时,徐老师制定的建社宗旨就是“振兴民乐,爱我中华,愉悦身心,服务社会”。这本大部头的书学术性强,反复阅读后提高了我对民乐的认知,获益良多。每每翻阅这些赠书,徐老师“多读”二字的教导仿佛回响在我的耳边,令我受益终身。

我的书房珍藏着徐老师撰写的几篇关于民乐的专稿:《二胡的把位》《弦式的拓展》《二胡入门浅谈》《音乐与健康》等。徐老师曾在部队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后在扬州、南通等地文化馆任职,离休后又在老年大学任教,这些文稿都是他长期从事民乐工作的艺术总结和在老年大学教学的经验积累。徐老师对我也提出了要求,希望我勤于动笔,多练写作,注意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更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认知见解。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我也尝试写了多篇以民乐为题材的文稿,并请徐老师审阅。部分文稿在《音乐周报》《中国民乐》等专业报刊上发表,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徐老师虽已离去,他的赠物、赠书我一直珍藏着,他的“苦练、多读、勤写”的教诲我永远铭记在心。



我家曾经住这里

◎子穆

## 老缪去哪儿了

◎缪建红

香期,如皋西乡高明庄人对传统庙会的俗称。据传,高明庄古来香期每年至少三场,农历三月初一便是其中第一场。

乙巳年三月初一正逢周六,也是香期的日子。我周五就回到老家,想拜访村里的几位长者,聊聊以往庄上赶香期场的那些事儿,遂骑上借来的二轮电瓶车,往北赶往老庄老巷几户人家。大多扑空,只有快80岁的缪兴全大叔在屋后的甜豌豆地块里躬身弯腰将豌豆苗藤搭上棚架。我与大叔闲谈起庄上明天将举办的香期场及相关过往,聊得意犹未尽,但不忍耽搁大叔手中的活计,只得带着一丝愧疚惋惜告别。

可能由于精力不集中,也可能由于对电瓶车操作不熟悉,摇摆慌乱中,我连人带车跌入路边长满油菜的溪沟里。刹那间天旋地转,脑袋“嗡”的一下一片空白。过了好一阵子,才努力尝试着推开压在身上沉重的电瓶车,站在油菜花溪沟的低矮处——看来自己一个人已无力将车扶起推上水泥路。远处,有人弱弱地喊了一句:“那是谁——跌倒在沟渠里?”近处,兴全大叔已停下手中活计,赶

过来帮我一同将电瓶车推上路。我站了一会儿,本想努力尝试着推行回家,谁知一用力,左肩发出轻轻的“咯卜”一声,一阵钻心的疼痛顷刻“电击”全身……看来自己推车回家已不可能,大叔说:“弄完这垄到头,我帮着将车推送你家去。”

总是觉得左手抬举有些不便,堂兄缪建生家正好在附近,我不由自主走到他家院门口,堂侄女佩佩从南通刚回到家。坐上她喜提一月不到的新车来到原高明乡医院,她跑前跑后,陪着我挂号、就诊、缴费、检查,结果发现:左锁骨中段骨折!

我的连襟章医生有着40余年普外科专业经历。他电话中了解到我的骨折情况,在看了微信转过去的DR照片后,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手术实施复位。他宽慰我说:“这不算复杂,没什么大问题。”我熟悉的另一位通城三甲医院急诊科首席专家陈主任也同样确认上述判断……所有这些,让我坚定了就近手术治疗的选择和信心。

第二天早上,路过晨曦中尚未完全醒来的香期场,商家摊主已开始张罗着忙碌起来,游人食客才零星一二,远未达到晌午间人如潮涌的拥挤和热闹。这场香期我不能亲

近了。我得按约就近前往搬经镇医院办理入院手续,进行系列检查和准备。CT检查室里,一名技师忙碌的身影特别眼熟,她不正是我那个老邻居兴尤叔的女儿小莲嘛——我们两人几乎同时认出对方,都喜出望外!做CT检查时,她的辅助娴熟而专业,毕竟她是20世纪80年代南通卫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呀!

大哥一直在上海女儿处照顾他的几个孙辈,当晚得知我受伤的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即出发辗转公交、高铁返回老家,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诊断护理。手术前,医生建议洗个澡,已经六十有三的大哥亲手为我这个小他4岁的弟弟忙开了:备热水,搬板凳,开暖炉,搓毛巾,打香皂,擦身子……一下让我神清气爽,整个人为之一振。爱人和在外地工作的女儿专门请假回来悉心照护。近邻好友的精准“投喂”更让我胃口大开。

住院期间,病房里大家互敬互助,气氛宽松。十来天我线上“失联”,让不少好友亲朋感觉到了些许“异样”,纷纷查问起来。微信同学群里我悄无声息,“学缘论坛”群友聚首我只能提前请假,“十四期高研班”群中的同学也终于忍不住疑惑:“老缪去哪儿啦?”

## 给母亲不做母亲的自由

◎王国梁

看到一个母亲过生日对女儿说的一段话:“我不用你对我说爱,不用你买礼物给我,不用你准备一桌子菜,你给我自由就行了。在我想清静的时候,带着你的娃,能滚多远滚多远。我想要的礼物,是拥有一天不做母亲的自由。”

母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生活,可她们的愿望经常被忽略。在我们的印象中,母亲几乎成了终日为儿女操劳的代名词。无论什么情况,母亲都会把儿女放在第一位,而母亲自己的需求和愿望变成最不重要的。养育儿女一路艰辛,母亲何时才能有不做母亲的自由?某个小品里说“什么时候能个人承包一段时间”,是的,她们也想有属于自己的

空间和自由。

我跟同事们讨论起这个问题,小姚的眼圈红了。她说:“我原来都没想到过,母亲也想拥有不做母亲的自由。我母亲现在帮我带孩子,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她也抱怨,说自己就像个保姆,没完没了地忙,连个星期天都没有。话虽这样说,但她还是一刻都不闲着。有时候我看到母亲累得偷偷捶腰,心里很难受。我想好了,以后我要经常给母亲不做母亲的自由!”

小姚给母亲规定了,每个月都要有几天自由支配的时间:“逛街日”“看戏日”“老友日”“旅游日”。其实,小姚母亲的爱好很多,逛街、看戏、交友、旅游……开始的时候,

小姚母亲很不习惯“自由日”,说家里的事忙都忙不过来,小姚还让她没事找事。小姚告诉母亲,家里没那么多非做不可的事,很多事不急着做,日子照样过得好好的。

有了这几个“自由日”,小姚母亲开始走出家门,找回自己失落已久的好。很快,她就找到几个适合自己的圈子,交到不少朋友。每到自由日,她就会完全放下负累,做回自己。小姚欣慰地说:“现在我母亲的生活丰富多了,她心情好了、笑容多了,身体也跟着好起来。现在的口头禅是‘走出家门才知道天地有多大’。不做母亲的‘自由日’,让她真正领悟了,人生在世除了儿女外,还有自己。”